



只留痴人说梦声

● 陈 杰



师道

二〇一八年第四期

与张岱的猝然相逢，源于一句话——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当时读到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几日来一直为性情疏漏自苦的自我贬低自我否定豁然寻到一个出口，倍觉天地清明心地澄澈，真的算是洗耳暖心。从此，便结识了张岱，知道了在明末清初的乱世，有这么一位妙趣横生、惊才绝艳，冰雪为梦的张宗子。

张岱原籍四川，字宗子，又字石公，号陶庵。万历二十五年，出生于江南绍兴山阴县。祖上四代为官。高祖张天复，嘉靖二十六年进士，任官吏部主事。曾祖张元汴，隆庆五年状元，王阳明再传弟子，任翰林院编修。祖父张汝霖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也曾任兵部主事，山东贵州二地主考。父张耀芳，几番就试皆不第，天启四年以副榜贡谒选，授鲁藩长史。家世如此，注定祖荫厚重家底丰足，足以支撑少年时代的他成为一名纨绔子弟，四世学识的累积也是滋养他成为明末才子、小品巨擘的资本。

深情真气之语，便是出自其小品文集《陶庵梦忆》中的《祁止祥癖》篇。何解？说是性情中有瑕疵、平生有癖好的人才算是至情至性的人，才算是可交之友。这话与其说是张岱的择友观，更不如说是张岱自己曾深以为得意的明志。原

因无他，少年张宗子便属钟情癖好之人。他的《自为墓志铭》更是例数嗜好十余种之多。按当今的话说，他的业余生活算是相当丰富。晚年时，石公效仿陶潜徐渭自作墓志铭，追忆这些当年旧事，情怀里面有对过往繁华的缅怀，有对故国的悲苦悼亡，或许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得意。

张岱是我极其崇拜的古代文人之一。鉴于此，我也想借张宗子《自为墓志铭》和众多前辈学者的论述，厚颜效颦，从玩味、著文、治史三方面来追怀这翩翩浊世佳公子，乱世旁观冷眼人。

《自为墓志铭》开篇言：蜀人张岱，陶庵其号也。少为纨绔子弟，极爱繁华，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耍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

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，兼以茶淫橘虐，书蠹诗魔，劳碌半生，皆成梦幻。张岱少时家资丰足，可谓纨绔子弟大家公子。他的这些爱好既可以看作是世家公子的风流，也可以看作是明末文人雅士效仿晋人的放达。不知道算是晚明覆灭前的回光返照还是偏安一隅的粉饰太平，少年期的张岱沉溺于末世的繁华：他喜欢深宅大院庭院深深，喜欢绿珠美婢潇洒少年；他爱鲜衣怒马，爱梨园风华；好浸淫茶艺钻研古物；好鼓吹笙箫烟花奢华；他痴于读书如蠹鱼般孜孜不倦，他痴于作诗写文如癫似魔……张岱确属于极聪明的人，爱玩，会玩，且玩到极致玩到传奇。

《陶庵梦忆》里有一篇《闵老子茶》，里面叙述了张岱慕闵汶水茶道大名，诚心拜访。闵老头狡黠，以茶以水三试宗子，被宗子一一道破：此茶非闽苑而似罗介，此水与寻常惠泉水不同，此为春茶彼为秋茶。宗子浸淫茶术十数年，于茶地、用水、采摘时节心知肚明了如指掌，不得不令闵汶水折服——这老头一一咂舌，叹之为奇。最后不得不大笑曰“予年七十，精赏鉴者无客比。”慨然定交。成就知音佳话。

还有一则逸闻，说张岱精通戏曲。张氏一族从汝霖起就讲究此道，祖父曾自蓄声伎。父耀芳曾教习小蹊。再到张岱这辈，拜师学

